

新時代
小叢書

31

柯西
朱基

今日的右翼
社會民主黨人

中華書局印行

04
K3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O. KUSINEN

The Right-Wing Social-Democrats Today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

朱基俊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

新時代小叢書第三十一種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全一冊）

◎基價二元一角

（郵運匯費另加）

O. Kunsinen

原著者

朱基俊

譯行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印翻得不・權作著有

總目編號・（一四六七四）

印數1—5000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

目次

一、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要作用·····	五
二、他們是那一類的社會主義者·····	一五
三、他們是那一類的民主主義者·····	二四
四、反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工具·····	三一
五、美帝國主義的僕從們·····	三七
六、新戰爭煽動家的同謀者·····	四五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

四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

一 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要作用

今日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基本上和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在他的生時所曾加以批評和痛斥過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者們的任務，沒有兩樣。列寧所描寫的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政治作用是什麼呢？這裏是一個例子，那是他在一九一九年於一篇特別為闡明英國工黨領袖麥唐納的不可信賴的地位而寫的文章中所說的話：

『資產階級需要有為牠服役的僕從，他們是一部份工人階級所信賴，而能够用種種漂亮的色彩和關於改良路線的可能性的談話來裝飾資產階級的，他們就用這種胡說霸道來迷瞞人民的眼睛，他們用鮮明的色彩描繪出改良路線的迷人的遠景和可能性來使人民脫離革命陣線。』（註一）

在這種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寫的稱之為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的更早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之間存在着太多的共同之處。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要求不經過必然要發生的鬥爭和危險而獲得近代的（資產階級的——著者註）社會條件的一切利益。他們渴望從現存的社會制度中減去牠的革命的和使牠崩潰的因素。』

那時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輕微的改革的說教『來使工人階級輕視每一個革命運動』；他們『妄想矯正社會上的不平現象，藉使資本主義社會得以繼續存在』，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話。

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初也曾以類似的話說到吐拉底式、考茨基和其他第二國際使徒式的改良主義者的企圖。列寧批評他們道：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是在這一種或那一種方式之下被僱傭來加強帝國主義的統治的。他們妄想以補綴帝國主義的破綻，使人民大眾安靜下來并脫離革命鬥爭來達成他們的任務。』（註二）

然而當我們注視於這種類似之處時，必須小心，切不可忽視兩者間的一個重要的不同之點。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是在工人階級組織之外的，而且當時他們是薄弱而不統一的。而半個世紀後列寧所痛斥的那些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却已開始滲入工人階級組織的內部來活動，並且使自己日益適應於資本制度。此等改良主義者大部份是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頭腦。他們採取着資產階級的觀點，但不退出工人階級的組織；他們仍舊站在他們的崗位上，且仍保留着『社會主義者』的名義，但他們背叛着工人階級的事業。他們開始使勞工運動從屬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并執行後者的吩咐。

因此，這些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可以稱之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新種，他們較十九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更要危險得多，更有毒害得多。

我們在上面提示過，列寧在述及帝國主義時代的改良主義者時，強調地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僱傭來在各種形式下為他們服役的。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寧稱這種勞工領袖和資產

階級化的上層工人爲資本家『用千百種方法，直接的和間接的，公開的和暗昧的賄賂手段收買來的』。列寧說他們是『勞工運動中資產階級的真正代理人』。（註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牠的普遍危機的時期，當時由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偉大的十月革命，當時革命運動已在若干別的歐洲國家中達到了高潮，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利用了在他们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爲堵攔勞動大眾革命運動的狂潮的堤壩。并且，一如我們所周知的，依靠着這些改良主義的幫助，資產階級在那時成功地挽救了德國、奧匈、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資本制度。

於是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開始挑動起一個反共產主義的有組織的鬥爭，並領導了一個反蘇聯的惡毒的鬥爭。他們竭盡所能來使資產階級相信，反蘇聯，反共產主義，和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各種鬥爭，都可以依靠着他們這些忠誠的僕從來進行。

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他們執政的時期中，以他

們的全部政策竭力來向金融寡頭們證明，他們——社會民主黨人是應該獲得信任的，不亞於希特勒的納粹黨。然而德國獨佔資本的貪慾無厭的大企業家們却願意在三十年代初頭騎上法西斯的馬背，希特勒已預約替他們完全消滅勞工運動，並從軍需工業的定單中供奉他們以空前的超額利潤的源泉，同時預約給他們為德國征服廣大的『生存空間』的遠景。

國際的反動勢力跟着來求愛。牠也希望寄托在德國法西斯的身上，牠想領導希特勒的反蘇聯的侵略行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給他各種幫助，使他能够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但是英法的慕尼黑黑政策事實證明是全盤失敗了。斯大林的英明的外交政策給予社會主義世界以額外的時間和半個和平，使她有機會來建立起反擊法西斯德國的武力。在反希特勒聯盟的各民主國家中，蘇聯已被證實爲主要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了與國際反動派跟希特勒打交道的慕尼黑黑時代的希望完全不同的結果。牠的結果不是加強而是大大地削弱了資本主義；牠不但沒有使資本主義的動搖地位稍稍穩固些，

并且還加深了資本主義的普遍的危機。我們蘇聯粉碎了法西斯德國及其伙伴的主要力量，并在勝利的那天證明她自己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在另一方面，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却喪失了牠的主要的幹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許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蘇聯軍隊由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的陣營。其他歐洲國家的廣大的人民大眾的憤怒情緒正在日益高昂。各國共產黨的影響已大大地增強。若干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正在為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其民族而鬥爭。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已經尖銳化到極度，正在醞釀一個新的有猛烈破壞性的經濟危機，階級間的政治矛盾和大衝突的急迫的威脅。

在這些客觀環境之下，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便不能沒有右翼社會黨來為牠服役。現在牠對他們的需要不但沒有減少，相反地却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更甚了。今天，在抗衡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的日益增長的政治活動和保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任務上，誰還能比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更合適呢？鑒於人民大眾對操縱着大銀行、托辣斯和大企

業的貪婪的強盜們的革命怒火之日益高漲，右翼社會民主黨徒正在拚命散播改良主義的幻想欺騙人民并使他們在政治上趨於墮落。爲了要抵消勞動大衆對於蘇聯的廣大的同情，他們便恣意地來誹謗蘇聯，并捏造了許多關於蘇聯的消息。爲了要解消共產黨的影響，他們到處發動反對共產黨和一切與共產黨合作的正直的社會黨人的狠毒的鬥爭。

資本家們自己不能阻抑工人們爲要求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而進行的鬥爭；他們需要在工聯會和其他勞工組織中佔着領導地位、或是身任部長職位的社會民主黨的代理人的幫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工人階級間大大地提高起來的對組織統一戰線的強烈的要求，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深刻的憂慮。但西歐的資產階級在右翼社會黨的幫助之下，幾乎已經在每一地方成功地阻止了社會黨的工人和共產黨人並肩進行對反動派的鬥爭。英國工黨的頭腦們特別盡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阻止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建立。

我們必須指明，工黨教授拉斯基現在正以分化勞工運動的主要倡議者的身份在歐洲

大陸上旅行，并着實爲這個任務做了一些工作——而這同一位拉斯基教授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以其雄辯的口才向工人階級解釋過勞工運動分裂的害處，同時告訴他們在戰爭結束之後仍需採取一致行動。那時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左翼新聞上）竭力反對工人階級的分化，反對將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加以意識上的區別。他警告說，除非工人階級已準備一致行動，否則戰爭勝利之日即爲危險臨頭之時；假如曾在德國和意大利被利用爲毀滅勞工運動的工具，且曾削弱了其他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兄弟鬩牆之爭在戰後還要繼續進行下去的話，那末這次爭取自由的戰爭或將帶來更爲惡劣的奴役。

我們可以從這一番話中明白，拉斯基和其他工黨領袖們一樣深知道勞工運動的統一戰線對於工人階級的事業的意義。但是正因爲工黨領袖們如此深知着這一層道理，所以他們在戰後堅決地致力於分化勞工運動的工作，并且不但在英國，也在其他國家進行着這種工作。資產階級——他們服務的主人——的利益要求他們背叛工人階級的事業。

英國的工黨領袖們和法國的右翼社會黨人正在支持并加深西歐和中歐工人階級間的

分裂，妄想使無產階級永遠、甚至在革命尖銳化的情勢下也不可能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來搖撼資產階級的制度。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工作者正在有組織地削弱工人階級要求採取戰鬥行動的意志，用天譴和資本來威脅無產階級，并以反共的毒素來毒害他們的思想。

今日右翼社會民主黨的政黨機構就這樣為資產統治階級服務着，牠是保險工人階級不起來革命的鷹犬，或是一個專在政治上鎮壓仍在他們影響之下的勞動羣衆的革命精神的機構。

被認為現代社會改良主義者的思想領袖的法國社會黨的頭目萊翁·勃侖十分率直地告訴他們說，在任何地方祇要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機構中的一員，他們就必須是那個社會的『忠誠而真實的經理人』。他曾於一九四六年他們的黨的會議中說過，即使當他們在國會中佔着絕對多數的議席的時候，他們也必須竭盡他們的能力來好好工作，使他們成為真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的代表人』。然而勃侖對於工人階級的事業却

絲毫沒有關心着來盡其忠誠與節操。

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完成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平素的服務中，在支持資本主義統治的鬥爭中，正在爲維持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的輕鬆的職務（如趨炎附勢之徒的工作），他們的三十元銀幣的酬報（猶太出賣耶穌得酬三十元銀幣——譯者註）而奮鬥。現代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命運完全依附於資產階級的命運上，首先是大企業資本家的命運上，因爲他們的勢力也主要地依靠在這些大企業家的地位和力量上的。

這個情形已經在波蘭等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中十分顯著地啓示出來，右翼社會民主黨一旦喪失了他們在羣衆中的昔日的勢力之後，這些國家的大資產階級便立刻喪失了他們的統治地位，他們的企業，地主階級立刻喪失了他們的地產。這些資產階級的奴僕中有些現在已經成爲行屍走肉，有的仍舊從事着不知改悔的懦怯的陰謀勾當而在那裏出醜，其餘的則已流落爲匪徒而靠着從外國帝國主義者那裏得來的東西活命。

二 他們是那一類的社會主義者

假如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們不能同時獲得仍舊追隨着他們的工人的信心，那末他們便不可能成功地擔負起資產階級的僕從的任務。這就是他們所以要利用社會主義的旗幟的緣故。

但是他們痛恨着像蘇聯所建設的那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是沒有屬於資本家的企業的，並且也沒有剝削者和人剝削人的制度的。不消說得，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建立在其他方式上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深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也知道，任何建立社會主義的地方——就是說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地方——也是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存在的餘地的。因此他們仇恨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和資產階級本身所具有的同樣自然同樣惡毒的仇恨。

然而，爲了獲得社會黨工人的信心，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必須提出某種足以混充爲社

會主義的主張，某種價值的社會主義。今天他們對於這種價值偽的社會主義特別感到迫切的需要了，因為在對法西斯德國進行解放戰爭的時期中，社會主義的思想大大地增加了對於英法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工人羣衆的影響力量。面對着這種工人羣衆日益左傾的趨勢，甚至英國的工黨領袖們也於一九四三年開始來搖晃社會主義的旗幟了。工黨領袖們於一九四五年的競選講臺上提出諾言道，假如他們在普選中獲勝了，他們定將大部份的英國工業轉變爲國有的財產，並將獨佔企業和卡特爾置於國家監督之下，對生產和物價加以管制。爲使這種演說普遍爲人所歡迎，工黨的發言人（例如拉斯基教授）預約說要『在資本主義經濟佔着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用協商的方法來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工黨在普選中獲得的勝利使牠有機會來實現牠的全部競選演說。但是工黨政府決定付諸實施的祇有一些和資本主義不相衝突的政策。例如，英倫銀行的股票持有人同意將他們的股票讓與國家而以一種慷慨的補償作爲交換條件，就是保證給予他們每年百分